

奇女子

写权谋惊心动魄

说智慧千转百折

一代军师

第四部

随波逐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47.5
1066
:4
2006

一代军师

第四部

随波逐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军师. 第四部/随波逐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856-6

I. 一... II. 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163 号

责任编辑:陈阳春

特约策划:李天珏

封面设计:高静芳

一代军师(第四部)

随波逐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76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5.25 插页 1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02-005856-6

定价 36.00 元

目录

第一章 忠贞见疑(上)	1
第二章 忠贞见疑(中)	6
第三章 忠贞见疑(下)	13
第四章 狭路相逢	19
第五章 雁门喋血	25
第六章 遥望林泉	32
第七章 少年不知愁	39
第八章 青梅如豆	44
第九章 知是故人来	49
第十章 射柳金谷园	54
第十一章 水流花谢	58
第十二章 惊鸿照影	66
第十三章 何处是青山	72
第十四章 绿杨芳草	77
第十五章 处处烽烟起	83
第十六章 帐下犹歌舞	88

第十七章 烽火扬州路	93
第十八章 孤城血未干	99
第十九章 冷月无声	106
第二十章 问是谁家子	112
第二十一章 楼船夜雪	123
第二十二章 三顾频频	128
第二十三章 平楚策	139
第二十四章 冠盖满京华	144
第二十五章 依稀旧人影	149
第二十六章 恩重爱深	154
第二十七章 一夜鱼龙舞	161
第二十八章 激荡波澜惊	168
第二十九章 乡音无改	173
第三十章 金蝉脱壳	181
第三十一章 却泛扁舟	185
第三十二章 茶香留客饮	190
第三十三章 还如一梦中	199
第三十四章 乐在相知心	203
第三十五章 吴钩霜雪明	209

第三十六章	画角金铙	219
第三十七章	三千里地山河	224
第三十八章	腐鼠成滋味	231
第三十九章	沧海两茫茫	237
第四十章	欠东风	242
第四十一章	襄阳恨	247
第四十二章	长城空自许	260
第四十三章	斩草除根	267
第四十四章	君恩九鼎重	276
第四十五章	丹心坚似铁	284
第四十六章	洒泪今成血	294
第四十七章	行路难	307
第四十八章	悔已迟	319
第四十九章	所恨不相识	331
第五十章	风流云散	336
第五十一章	一见心相许	345
第五十二章	相报甚时休	350
第五十三章	离鸾别凤	365
第五十四章	倾城一舞世所稀	375
第五十五章	天长地久	385

第一章 忠贞见疑(上)

荣盛二十四年，北汉兵败沁州，嘉平公主退守晋阳。雍军以屠城相胁，平民皆北上避战祸。烟尘蔽道，道路艰难，老幼皆号哭。无敌乃自请为后军。雍军煎迫甚急，然为无敌所阻。终因力竭为雍军所困，无敌以雍将俘虏宣松为质，胁雍帅解围，方生还。

然无敌未至晋阳，道路喧嚣，皆言其归顺敌军。北汉主不察，下诏赐死。时流言蜚语无数，无敌无可辩驳。惟嘉平公主知其冤，令其远走以避。

——《北汉史·段无敌传》

平遥城东三十里，荒村寂寥，渺无人烟。一队雍军斥候如同旋风一般沿着大路北上，离村子还有数里之遥，十几个雍军策马出阵，进村子转了一圈后禀报道：“村中已无人烟，屋舍完好，可作扎营之处。”

军官点头道：“不可大意。北汉贼子连日来多次偷袭骚扰，我军已经颇为疲倦，你们随我将村子好生搜查一遍，绝不能留下任何隐患。”

那些雍军轰然应诺，除了十余人仍然在村外按刀戒备，其余都入村搜查，为首的军官更是先检出几间较为整齐的屋舍，里里外外检视了一遍，然后亲自坐镇，等待中军到来。

过了半个时辰，雍军中军到达荒村，随后大军开始在村外扎营。雍军主帅齐王李显则是进了村中休息，召众将一起用膳之后，便围着银灯商议军机。隐在屋角百无聊赖的正是邪影李顺，他神情阴郁，似是十分不快。只因不得不留在齐王营中，所以便被李显充作护卫。

李显有些恼怒地道：“这个段无敌真真是油盐不进。本王猛攻，他便择险而守；

本王稍有松懈，他便来偷营袭寨，要不然就来夺本王的辎重。这些日子本王可是被他骚扰苦了。明日我军就可以攻打平遥，此地乃是北汉有数的坚城，段无敌据城而守，只怕又要耽误本王数日。你们可有计策让他早些弃城？现在长孙将军四处剿灭北汉各地的零星反抗军队，进展迅速，若是本王得他相助才能攻到晋阳，可当真是丢人得很。”

齐王爱将夏宁摩拳擦掌地道：“殿下，段无敌虽然难缠，但是只要他肯和我们正面对敌，还怕他作甚？殿下，请让末将攻城，不需三日，一定可以破城。”

樊文诚嗤道：“若是戮力攻城，还用得着你么？我们谁不可以指挥？殿下是想减少些损失，毕竟这次我们泽州军损失非轻。”

众将纷纷出谋划策，但李显越听眉头皱得越紧。段无敌有平遥坚城为后盾，手中又有近万兵力，想要强攻必然损失惨重。他虽知段无敌的弱点乃是爱民，若是挟裹百姓攻城，迫使段无敌不得不放弃平遥都是可能的，但是不说现在所经之处北汉民众几乎早已逃得影踪不见，就是能够捉到平民，他也不愿在即将灭亡北汉之际加深和北汉平民之间的仇恨。

李顺站在房间的暗影当中，忍不住轻轻撇嘴。若非公子曾经下过命令，对于宣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现在早就去沁源服侍公子了，何必赖在这里被齐王当成苦工。见众人讨论得越发热烈，什么歪门邪道都开始盘算出来，李顺悄无声息地飘出房间，外面的空气十分清新，李顺忍不住漫步起来。突然，他觉得一阵心悸，若有所觉地向远处望去，隔着千军万马，铜墙铁壁，黑暗深处透着隐隐的杀气。

李顺略一思索，便冷冷一笑，向暗处掠去，转眼间到了大营外一处荒僻的山冈。只见残月疏星之下，一个黑袍青年立在冈上，神色淡漠中带着寂寥，他身边站着一个小黑衣少年，身后背着琴囊，神情也有些惨淡。李顺见到这两人，唇边露出淡淡的笑意，朗声道：“原来是秋公子回来了。东海风光如何？”

秋玉飞漠然道：“你当我是来行刺的么？”

李顺摇头道：“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不可能。不过公子怎么这么快就放你出来了？”

秋玉飞深深地看了李顺一眼，道：“你家公子行事布局深远，放我出来自然是有用我之处，只是我也未必让他如愿。你倒也不用担心我会行刺于他，我已传书晋阳，魔宗是不会有入去行刺楚乡侯的，有桑先生做后盾，就是师尊也不愿擅动杀机。更何况北汉局势糜烂至此，就是师尊出手，也不能挽回什么。”

李顺拊掌道：“秋公子说得好，若是当初你有这样的聪明才智，只怕公子也难以利用阁下行离间之计。”

秋玉飞面色数变，半晌才道：“果然当日我是中了奸计。前些日子接到楚乡侯

的书信，信中多有歉意，我就已经有了疑心，反复猜想，再经桑先生指点，才知昔日我是受了蒙骗。”

李顺微微一笑。他早知江哲心意，必然会在这个时候透露石英受冤屈的真相，用来打击段无敌，也必然会将真相让秋玉飞知晓，试探之下果不其然。

秋玉飞轻轻一叹，转身欲行，却又顿住脚步道：“当日随云与我中道相逢，我虽是存了歹意，却仍视他为知己，不知他可是始终虚情假意？”

李顺肃然道：“公子纵然心机深沉，若非阁下才华横溢，人品脱俗，公子焉能以《清远琴谱》相赠？那琴谱乃是公子亡父心血，公子若是虚情假意，焉能忍痛割爱？阁下若是仍然因为敌对之事怨恨公子，倒也悉听尊便，只是却不可怀疑公子当日的一片诚意。”

秋玉飞默然良久，举步离去。那少年正是凌端，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不多时两人就已消失在夜色当中。

李顺眼中闪过寒意，目光仿佛穿越重重黑暗，望向平遥城。现在苏青应该已经安排妥当，想必从平遥到晋阳都已经流传着龙庭飞中了离间计迫死石英的传言。龙庭飞已经死去，那么段无敌必然会受到北汉上层的苛责。就算是嘉平公主等人明白段无敌无辜，只怕他也难以谅解自己的行为。

第二日，李显开始攻打平遥，凭着雍军雄厚的兵力和连绵不绝的攻势，进展颇为顺利。到了未时，李显亲自指挥攻城的一面城墙的防守开始有些崩溃，在投石机的猛攻下，城墙一角突然崩塌。雍军立刻高声欢呼，顺着城墙的缺口借助云梯向内攻入，缺口附近的北汉军死命抵住，但仍然阻不住雍军的攻势。

这时，段无敌冷静地下了军令，守在缺口的北汉军听到号令，立刻让出一条通路。当攻上城头的雍军欢呼之时，机簧响动，早已严阵以待的北汉军发动强弩。这些强弩上都缠着黑火药硝石等引火之物，点燃之后射入雍军当中，接二连三的爆炸让雍军立刻大乱。这时，原本避在一边的北汉军蜂拥而上，将雍军击溃，又趁着雍军攻势受挫的瞬间，将火油倾倒下去，然后丢下火把，城下火焰熊熊，城上血光迸流。

段无敌走近城墙，双手按在两侧被鲜血浸透的墙垛之上向下望去，只见雍军开始撤退，如同海水退潮一般迅速，回望城头烟烧火燎的残破景象，遥望数里之外连绵的敌营，段无敌心中一阵无力。

虽然逼退了敌军，可他并没有丝毫轻松。从前日起城中流言四起，说段无敌走私贪赃被石英告发，便在龙庭飞面前构陷石英入罪，迫害石英致死。他身边亲卫几次请命要将散播谣言的人查出来杀了，都被段无敌强行压下。他不是不知道军心稳定对于守城的重要性，可他却不能严厉追查此事，只因他手中的军队除了他自己

的旧部之外，还有三成是石英的旧部。昔日石英死后声名尽毁，这些旧部不知因此受了多少屈辱，如今得知自己的将军乃是被人迫害，怎能不互相传告？段无敌若想肃清谣言，必然要波及许多无辜将士，只怕还没有等到敌军攻城，己方就已经自相残杀了。无奈之下，段无敌只有借着当前严峻的军情暂时压制众军。若是能够回到晋阳，或许还有机会挽救军心吧，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这时，在两个北汉军士的“保护”下，宣松走上了城头。他的伤势已经渐渐痊愈，虽然面上疤痕宛然，但是已经可以行动自如。望着城头残破的情景，宣松心中有些黯然，他已经从北汉军口中得知了方才的血战，身为大雍将士本应有战死沙场的觉悟，悲伤和同情能够有什么用处？

看到段无敌的背影，宣松心中生出敬意。就是这个人，多日来连续苦战，阻碍了雍军的进攻，让数以百万的北汉军民得到了撤退和逃亡的机会。此人忠义爱民，若是能够说服他投降，大雍可得良将贤臣。想到这里宣松朗声笑道：“若论守城，天下无人能够胜过段将军。齐王殿下之一日之内数次猛攻都被阁下击退，只不过雍军兵力雄厚，将军外无援军，城中军心不稳，粮草困乏，不知能守得几日？”

段无敌也不回头，平静地道：“再守两日即可。嘉平公主传来军令，晋阳一带百姓都可进城了，到时候晋阳城内有百万军民，粮草军械都不缺乏，就是守上半年载也是易事。”

宣松叹息道：“纵然如此，北汉又能支撑多少时日？虽然无人和我说起，我却知道如今的局势对你们是何等不利，不说龙将军殉国之事，只见嘉平公主下令收缩防线到晋阳，就知你们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只能凭借晋阳的地利死守。如今雍军已经包围了平遥，齐王殿下不过是担心你在后面袭击粮道，又加上时间充裕，所以才戮力攻城，否则只要留下几万人围着平遥，大军就可继续北上了。你想要多守两日，只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晋阳了。”

段无敌没有反驳，这些日子他和宣松数次详谈，虽然双方都存了戒心，可是彼此对对方的才能都颇为敬重。宣松所说一字不假，而且段无敌已经知道雍帝李贲亲征的消息，以及李贲的大军截断了代州和忻州道路的消息。虽然因为代州军归家无路，被迫留在了晋阳，甚至嘉平公主也已经正式接受国主的诏令，成了北汉军晋阳主将。可是段无敌隐隐觉得，这恐怕是雍军很重要的一步棋，可能将令北汉土崩瓦解。

宣松见段无敌默认了自己的说话，又道：“再说段将军的处境似乎也不大好……”刚说到这里，段无敌举手阻止了他的下文，沉声道：“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宣松身躯一震，望向段无敌坚毅端凝的面容，终于叹息道：“段将军既然此心不悔，宣某也不愿玷辱将军清名。只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此乃千古之悲。

希望到了不可挽回之时，将军也不要愚忠到底才是。”

段无敌终于回过头来，淡淡道：“若是我放宣将军回去，阁下何以相报？”

宣松早有准备，若非是段无敌有利用自己之处，何必要费力将他留在军中？望向段无敌憔悴而又平静的面容，他笑道：“陷敌之将本无自主之权，阁下若有此意，不妨派使者去见齐王殿下。”

段无敌从容道：“总要再守一日，方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宣松和段无敌目光相对，看出段无敌眼中深沉的悲哀，“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其人早已有了明悟。他深深一揖，道：“若是宣某回到雍营，而殿下又不怪罪的话，必然会率军和将军作战。若是将军不幸受困，还望将军不要一心求死，到时宣某必然向殿下求情，保全将军性命颜面。”

段无敌先是有些气恼，但是见到宣松无比认真的神情，他神色变得和缓，道：“段某知道阁下一片好意，虽不能受，也当感激不尽。”

宣松转身离去，心中一片痛惜。自从和北汉军交战以来，便深为这些豪勇忠义之士而叹息，就是灭亡了北汉，真的能够得到这里的民心么？宣松第一次觉得攻打北汉或许会陷入泥潭。

接下来的两日李显竟然不再攻城，段无敌十分迷惑，但是他忙着安抚军中的暗流，也顾不上深思了。第四日，雍军已经云集平遥，段无敌虽然拖延了雍军进攻晋阳的时间，可是自己却陷入了无法后退的僵局。站在城头，段无敌想着，不知派去雍军的使者能否完成任务，虽然用人质胁迫不免有些难堪，但是若能救出麾下将士，倒也值得。他很清楚，宣松虽然在雍军中地位重要，可毕竟不是主将，所以他的要求并不苛刻，只要求雍军不追击撤退的北汉军，平遥城将完好地交到雍军手中，他也承诺不烧毁城中粮草辎重。

接到段无敌的书信，李显哈哈大笑。这两日他停军不攻，为的就是这封书信。那日军议之后，他私下招了苏青过来，问明散布流言的情况，之后又收到江哲的书信，更是让他心如明镜。为了让流言更加逼真，他干脆不再进攻，这样就可以放出段无敌见局势严峻，有心投降的谣言。而且就算没有其他好处，能够救回宣松也已经值得，想起当日中夜诀别，李显仍觉心中痛楚，所以他不仅立刻答应了段无敌的条件，还派出使者前去平遥。这个使者，正是苏青。

第二章

忠贞见疑(中)

望着满面风霜的苏青，段无敌只觉心中一片平静，昔日爱恨如风消逝。他微笑道：“贵国殿下可是已经答应在下的要求？”

苏青只从这一句话就知道眼前这人已将自己当成了陌路之人。她从容道：“只要宣将军安然无恙，殿下答应一日之内不追击贵军。”

段无敌眼中闪过欣然的光芒，笑道：“不过贵军强大而我军弱小，我不能不防殿下食言，不知道贵使有什么打算？”

苏青冷冷道：“齐王殿下许诺千金，岂有反悔的道理？不过将军不信也是情理所在。若是将军愿意，可以先将宣将军送回雍营，苏青愿为人质。”

段无敌其实并无怀疑之意，不过是为了安抚军心，所以便道：“既然如此，那就委屈贵使了。”

苏青微微一笑，担任人质是她自请，段无敌若是聪明应该赶快逐走她才是。

当宣松走到雍军辕门，心中生出近乡情怯之感，只听军中号角响起，辕门大开，李显带着众将大张旗鼓地出迎。宣松只觉眼中湿润，上前几步拜倒道：“罪将辱没军威，尚请殿下惩处。”

李显急步上前，阻住宣松下拜，满面歉疚道：“宣将军何出此言？当日是李显不察以至于此。本王曾有言在先，若有差池皆由本王担待。你幸而生还，本王若再加以怪罪，岂非太苛刻了？你放心，今日之辱你定可一一讨还。”

宣松感激涕零，半晌才平静下来，连忙道：“殿下，不可拘泥小义。段无敌乃最擅长防守的将才，他若是回到晋阳守城，对我军的威胁未免太大，还请殿下奋起直

追，擒杀段无敌。”

李显笑道：“早知你会这样说。不过你不用担心，段无敌断无可能回到晋阳，再说苏将军还在他军中为质，现在也不适合进攻。”

宣松愕然道：“苏将军怎会去做人质？她虽然精明能干，但毕竟是个女子，又和北汉结下深仇，恐怕会遇到危险。”

李显低声道：“你放心，自然有人接应苏将军。那段无敌毕竟是个君子，又有本王大军在此，苏青不会有事，只怕他还会后悔莫及呢。”想到得意之处，李显忍不住哈哈大笑。

两人携手走进中军大帐，李显让宣松坐在左侧首席，众将一一入座。李显道：“宣将军，你历劫归来本应让你好好修养，可是如今军情紧急，段无敌擅长防守、步步为营，这也是你的长处，只好辛苦你一趟了。明日此时你率军衔尾追击，如何进退你便宜处置。”

宣松心中大喜，他不是没有担心过会暂时被闲置，想不到李显对自己如此信赖重用，连忙起身道：“末将遵命。”

李显见状不由微笑，其实现在并非一定需要宣松领军作战，他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示他对宣松的器重，避免将来有人借着宣松被俘之事兴风作浪。

北汉军从平遥撤退之后几乎是全力行军，一日之间便已到了阳邑。当安排好防务之后，段无敌走入亲兵为自己准备好的住处。一进房间，便只见外间坐着一人，正是苏青，玉手托腮，含笑看着自己。一旁的梨木衣架上挂着青黑色的披风，室内几乎一尘不染，而苏青面前的方桌上放着香气四溢的饭菜，一旁的椅子上还摆着铜盆方巾，盆内清水仍然冒着滚滚热气。

段无敌身后的两个亲卫都下意识地按住刀柄，继而又露出迷茫的神色，就连段无敌也是一阵茫然，但他随即冷冷道：“你为何会在这里？监视你的军士呢？”

苏青望望段无敌身后的亲卫，淡淡道：“你要在他们面前盘问我么？”

段无敌没有做声，挥手遣走侍卫，然后在桌子的另一边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苏青。苏青眼中闪过莫名的神色，道：“军中有些石将军旧部寻机前来质问我当日之事，我便告诉他们当时石将军并不知道我的身份，而我不过是利用石将军在沁州城栖身，虽然做了些推波助澜的事情，却也料不到龙将军会深信石将军叛变。唉，石将军过于刚烈，若是他肯向龙将军辩白，未必没有机会洗清冤枉。”

段无敌只觉得口中发苦，道：“你所说可是实情？”

苏青回想起当日石英愤然自尽的情景，也不由黯然神伤，道：“自是实情。不过你也不必后悔，石英虽然并未暗中投降大雍，但他确实存心针对你，只因我告诉他一些关于你的谎言。还有，石英当日自尽之时已猜到我的身份，但他并没有告诉你

们,而是甘心赴死。”

段无敌怒不可遏,右手猛然捶在桌面上,杯盘被震得砰砰作响。他怒视着苏青,但很快就平息下来,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疲倦,冷冷道:“好手段。昔日迫得石将军自尽,如今又用来污蔑我,苏姑娘,你够狠!只是你为何对我明言?”

苏青意味深长地道:“今日你与我在此密会,明日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连晋阳都会知道你寻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放走了宣将军,而且还和昔日的未婚妻子密谈,你说晋阳会怎样想?”

段无敌默然不语,苏青站起身,拿起披风系好,道:“你若是现在将我杀了,还可挽回这一切,若不然,我可能就要替你收尸了。你如果想通,齐王殿下等你弃暗投明。”

段无敌无语,在苏青即将走出房门的时候,他低声道:“多谢你。很抱歉。”

苏青娇躯一震,她今日来此,既是为了让段无敌有口难辩,也是希望段无敌能够答允投降,免去杀身之祸。这个男子将自己的心意看得清清楚楚,却绝不会接受,苏青不由心中酸楚,低声道:“昔日你我两情相许,我从未后悔。纵然后来我被你伤得体无完肤,也仍然当你是铁骨铮铮的好男儿。不过,你当真要为北汉殉葬么?”

段无敌沉声道:“昔日之事其咎在我,你的选择我亦无话可说。你不需为我费心,求仁得仁,我死而无怨。我曾听说你和凤仪门有些关联,原本还担忧你再不能得到大雍接纳,到时天下虽大无你容身之处。可是如今看来齐王果然非同常人,依旧重用于你,据闻雍帝器量在齐王之上,想来你不会因此受到牵连。只不过你至今仍然小姑独处,或许是我自大,但终究是我误你终身。若有可能,希望你能早结良缘,也可告慰你双亲在天之灵。”

两行珠泪滚滚而下,苏青走出房门,没有回答,也没有再回头。亲手陷害曾经的未婚夫婿,心中怎不痛楚?何况他纵然到了绝境仍没有一丝怨恨之心,又怎不让她愧疚?走出门外,苏青迅速拭去泪痕,取了坐骑扬长而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敌,你若因此而死,我也只能用独身终老来向你赎罪了。

浑浑噩噩不知奔了多久,苏青突然听到马蹄声响,她立刻清醒过来,抬头一望,只见对面两匹马绝尘而来,骑着一匹黑马在前的是秋玉飞,而后面骑着黄骠马的则是凌端。双方都不约而同放慢了马速,然后停住坐骑,默默望着对方。

苏青先醒悟过来,在马上一揖道:“原来是秋四公子。当初被公子一路追杀,未将现在还记得当日的苦楚。听闻公子出使东海,想不到今日归来,此行莫非是要去阳邑么?段无敌段将军正在阳邑,再过一两日只怕我雍军主力就会到此。公子虽然武功出众,但毕竟只是一人,为了公子着想,还请公子速速返回晋阳吧。”

秋玉飞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对于这个女子，他是深深佩服的，只可惜她却偏偏和北汉仇深似海，不惜舍弃家国爱侣，为敌国效命征战。是否杀了她以毁去齐王得力的臂膀呢？只是现在三人身在旷野，这女子的战马也是千里挑一的良驹，若是一心逃走，自己也未必能够得手。

正在秋玉飞犹豫是否出手时，身后烟尘滚滚，当先一骑一个青衣少年，正是邪影李顺。秋玉飞微微一叹，对苏青还礼一揖道：“陌路相逢没有时间叙谈，姑娘的琵琶绝艺，玉飞仰慕非常，他日若有机缘，还当请教。”说罢策马急急而去。

直到秋玉飞远走，苏青才觉得方才笼罩在身上的沉重压力消失不见。这时小顺子已经到了近前，淡淡道：“公子书信到了，调在下和苏将军前去听命。公子说，要我们准备接待一位佳客。”苏青眼中闪过疑惑的神色，是什么佳客要楚乡侯亲自迎接呢？一个念头突然在她心头闪现，于是很多事情都可以想通了，例如为什么秋玉飞会出现在这里。想得越清楚，苏青对江哲此人的心机就越发戒惧。

夜色深沉，段无敌望着手中绘制完毕的晋阳防务图，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笔。这两天谣言四起，就连他的大部分旧部也对他生出疑心，若非是他用强硬手段压制，只怕这些士卒早就哗变了。送走苏青的当夜夜里，晋阳有紧急军令到来，命自己固守阳邑，段无敌心知晋阳也对自己生出了疑心。事已至此，他无意辩白，想到晋阳应该有所决定了，他心中泛起淡淡的苦涩。

这时，有人在外道：“段将军，你为何还在这里？”

段无敌愕然抬首，一人推门而入，段无敌化惊为喜，上前施礼道：“原来是四公子。东海一行想必多有艰险，公子能够平安归来，国师必然大喜过望。”

秋玉飞望着段无敌黯然道：“我进城之时已经得知如今情形，你的处境未免太艰难了。纵然是我，若非昔日和你有相交之情，也会怀疑你的忠诚。而且就算你从前忠心耿耿，如今这种情况，只怕你也难以继续忠于北汉。所以我虽然传书师尊，希望他为你缓颊，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惟今之计，你不如走了吧，就是去投了大雍，只要你不替他们来攻打晋阳，我也不会怪你。”

段无敌微微一笑，道：“公子何出此言？段某问心无愧，焉能畏罪潜逃？公子信任段某忠诚，段某感激不尽，若我真的逃走，只怕是弄假成真。龙将军殉国之后，只有嘉平公主独力擎天，她待我不薄，我不能辜负她的信任。”

突然，外面传来亲卫惊怒交加的呵斥声。这些亲卫都是跟着段无敌出生入死的亲信，自然知道自己的将军受了何等冤屈，如今他们突然这样混乱，必然是晋阳前来查办自己的使者到了。段无敌微微一笑，道：“想必是晋阳使者到了。公子在此或有不便，若是不嫌弃，请到内室暂避，不必以段某为念。”秋玉飞一声长叹，身形隐入内室。段无敌站起身走到书案之前，静候使者进来。

不多时，房门推开，段无敌一眼便看到了神色憔悴的林碧。竟然是嘉平公主亲至，这是怎么回事？林碧如今应该在总领晋阳防务才对。段无敌不由神色数变。林碧走到书案后径自坐下，看向案上墨汁淋漓的布防图，神色一黯，道：“段将军仍然为晋阳防务忧心么？”

段无敌束手站在案前，道：“末将曾在晋阳卫戍，晋阳防卫本是固若金汤，不过天长日久，难免有些缺失，末将曾经仔细研究过如何补救，只可惜不得兵部接纳。这几日末将凭着记忆重新绘制了一张布防图，若是能够按照此图加强守卫，或者会好些。还请公主过目，若是公主觉得可行，不妨一试。”

林碧望向段无敌神色坦荡的面容，道：“你可知皇上下了严令，要将你立刻明正典刑？我多次苦苦相劝，皇上仍然固执己见。国师之意，也说你纵然本无叛心，如今却也不能保证你不会投敌，因此支持皇上的决定。”

段无敌平静地道：“末将早已料到如此。敌人的计谋虽然简单，却是狠辣非常。段某也有错处，不论是因为什么，昔日走私贪贿都是罪证确凿，而且石英将军若果真冤枉而死，末将也是罪魁祸首。再说为了性命放纵俘虏，为了私情放走苏青，这都是真的。段某知道自己罪不容诛，皇上只令斩首，已经是法外施恩，公主不必介怀。”

林碧面上露出痛惜的神情，道：“你不计毁誉，为北汉做了许多事情，这种种罪状却都是冤屈了你。用宣松交换你和将士们的性命，这是我默许的。放走苏青也是理所当然，难道我北汉还能杀害使者么？只是朝中群起攻讦，我多替你声辩几句便险些被国主逐出大殿。唉，朝中文官个个言辞激烈，好像若不杀你社稷必亡。而勋贵武将不想着如何对敌，只知排除异己，好像若由他们带兵，就可以挽回危局一般，不知自重。段将军，林碧无能，保不住你了，只能争取亲来阳邑处置你，也可保全你的体面。”

段无敌下拜道：“多谢公主殿下相信末将忠心。事已至此，公主不要为末将的生死和朝廷决裂，若是没有公主担任主将，只恐晋阳难守。末将纵死也不会怨恨皇上和公主，就请公主下令将末将阵前斩首吧。若能保住社稷黎庶，末将就是遗臭万年也无怨恨。”

林碧掩面道：“忠贞见疑，朝廷对你不起。你，你去吧。”

段无敌再拜叩首，然后举步向门外走去，他刚走到门口，林碧突然高声道：“且慢。”

众人都是一愣，向林碧望去，只见林碧神色坚毅非常，断然道：“段将军，有我林碧在此，断不能让你无辜遇害，你立刻离开北汉吧。现在国内一片混乱，很多地方我军已经撤退，而雍军尚未进驻，你有很多的机会逃出去。去滨州吧，那里现在名

义上还不是大雍所属，而且大雍现在也顾不上缉拿你。从滨州转道南楚，这是你惟一的生路。将来若能逐走雍人，你还有机会重回北汉。”

段无敌听到这里竟然呆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林碧竟有如此胆略。方才秋玉飞劝他，他因不想林碧疑他，故而不肯离去，如今林碧放他，他心结既解，越想越是觉得可行。若能留得有用之身，还有为国效力之日，若是一死了之，不过是亲痛仇快。

林碧见他情状，不由一阵辛酸，上前道：“段将军，此地不可久留。国主或许会再派使者，到时你就不可能脱身了。我知你一向廉洁，家无余财，这些金珠你带着路上使用。”说着将一个钱袋塞到段无敌手中。这钱袋里是些轻巧的金珠，价值不菲且便于携带，临行之前，林碧鬼使神差地带在身上，或许当时她就有了这种想法，只是方才才终于下定决心。

段无敌接过钱袋，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也知道林碧担了天大的干系，更知道这已是自己惟一的活路。他双膝跪地，泣道：“公主恩义，末将永志不忘。若是日后无敌侥幸逃生，必然传信回来。公主但有所命，无敌无不遵从。殿下宽心，若是无敌不幸落入敌手，绝不会苟且偷生。”

林碧珠泪欲落，她心中原是有些顾忌，段无敌若落入敌手，恐怕终会归顺雍军，所以来时也是宁愿屈杀了段无敌。见段无敌如此许诺，她心中一宽之余也不由有些愧疚。林碧背过身去，轻轻挥手，段无敌顿首再拜，终于转身离去。

段无敌的身影消失之后，一直在内室的秋玉飞露出欣慰的微笑。方才林碧要将段无敌推下斩首时，他已下定决心要去劫法场了。如今见林碧放走段无敌，他才心中一宽，本想出去和林碧相见，但是心中突然一动，城外有一个他熟悉之人的气息陡现，杀机隐伏。秋玉飞冷冷一笑，身影化成虚幻，从内室的窗子跃出，趁着城中混乱，向段无敌离开的方向追去。

阳邑城外，站在山冈上的萧桐望见段无敌策马出城，不由一顿足。师尊得知林碧亲来阳邑之后，思索再三，令他赶来此地追杀可能会被林碧放走的段无敌，如今果不其然。他正要策马追赶，耳边突然传来清冷的声音：“师兄，你当真要赶尽杀绝？”

萧桐抬头望去，却见秋玉飞负手而立，他只得道：“师弟，这是师尊的谕令。不论段将军是否冤枉，他若落入敌手会是很大的威胁，你不能心慈手软。”

秋玉飞冷冷道：“段将军对北汉忠心耿耿，如今虽然谣言满天，但我相信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就是师尊亲来，我也不会任由师尊动手。”萧桐知道若论武功自己不是这个师弟的对手，看来追杀段无敌已经不可能了，便道：“你既然已经回来了，就去晋阳见见师尊吧。”秋玉飞淡淡道：“好，我们一起上路吧。”萧桐忙道：“我还有